

FBI 心理分析员系列

危险永远比想象中离你更近

# 下一个意外

THE NEXT ACCIDENT

【美】丽莎·嘉娜（Lisa Gardner）/著 陈建军 李静/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# 下一个意外

THE NEXT ACCIDENT

【美】丽莎·嘉娜（Lisa Gardner）/著 陈建军 李静/译

THE NEXT ACCIDENT BY LISA GARDNER  
Copyright: ©2001 BY LISA BAUMGARTNER, COVER INSERT ART BY ALAN AYERS.  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E ROTROSEN AGENCY LLC  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  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 
2014 BEIJING ALPHA-BOOKS.CO.,INC.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3)第6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下一个意外 / (美) 嘉娜著; 陈建军, 李静译. -- 重庆:

重庆出版社, 2014.8

(FBI心理分析员系列)

书名原文: The next accident

ISBN 978-7-229-07303-9

I. ①D... ②陈... ③李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00558号

FBI心理分析员系列: 下一个意外

FBI心理分析员系列: 下一个意外

[美] 丽莎·嘉娜 著

陈建军 李 静 译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出版监制: 王舜平

策划编辑: 张慧哲

责任编辑: 刘美慧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营销编辑: 王丽红

装帧设计: 主语设计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投稿邮箱: bjhztr@vip.163.com

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 
cqcbs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11.75 字数: 280千

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# A计划



## 序曲

弗吉尼亚

他轻啮着她的脖子。她享受着他的吻，他的轻柔耳语，他的挑逗。

他用手指挑起她的头发，然后沿着她的颈部慢慢地下滑，一直滑到她光洁的肩膀。

“曼蒂，你太美了。”他低声说。

她咯咯地笑了起来，她笑着，却舔到了一丝咸味，她知道那是自己的眼泪。

没多久，一瓶酒已经喝完了，还有一瓶也只剩下了一半。她的嗓子开始刺痛起来。她不停地告诉自己一切都很好，这些香槟，是他们在庆祝。庆祝他的新工作，一份很棒的工作，只是，离得很远。那又有什么关系？他周末会来看她的，还会给她写信，给她打长途电话……

这是庆祝，也是哀悼。她深深地知道，这次做爱其实是为了告别。香槟与缠绵都阻止不了他们的分离。

他把剩下的酒缓缓地倾倒在她的背上，这些冰冷的晶莹液体顺着她的脖子流到缎子般的床单上。

她呻吟着，却感受到了脸颊的泪水、嘴里残留的酒味。为什么要

一直哭呢？她把头偎在床单上，抿着香槟，感到天旋地转。

忽然，床不见了。他们也不在房子里面，而是站在车道上。她看到自己穿着衣服，没有眼泪，没有香槟，没有欲望。她已经六个月没沾酒了。但此刻，她急需再喝上一点。她想到还有一瓶未开启的香槟。也许她可以让他把酒送给自己，然后带着它独自上路。

不要走……

“宝贝，你还好吧？”

她含糊地说：“我没事。”

“今天你可能没法开车了，要不今晚你就在这里吧。”

她坚持说：“我没事。”她知道自己不能在这里，他也很清楚。好聚好散，如果她要强留住一切，只会让一切变得更糟。

他微皱着眉头，紧盯着她，眼神中透露着关切，还有一丝犹豫。就是这双眼睛，让她在第一眼看到他时就坠入了爱河。他看得那样专注，让她觉得他在仔细而真切地研读着自己。瞬间，他笑了，仿佛是她让他变得如此快乐。

她从未见过一个男人这样对她笑，那笑容让她觉得自己是特别的，与众不同的。

哦，上帝，不要走……

接着，他们又打开了第三瓶香槟。满上，为了过去美好的日子干杯，再满上，为即将的离别干杯。

他用手捧着她的脸，手指轻轻地划过她的脸颊，在她耳边轻柔地说：“曼蒂，你……”

而此刻的她已经哽咽到无法言语。

突然，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：“等一下，宝贝，我有个主意。”

路上。夜色很浓，车轮下的窄路像条蛇一样蜿蜒曲折。她努力让自己变得清醒，可是反应却越来越迟钝。他就坐在她的旁边，他说要确保她安全到家，然后他再打车离开。其实，她完全可以自己打车回家，她根本没法开车。既然他都已经跟着来了，为什么还要让她来开车呢？

她觉得有些奇怪，但思想很快又陷入迷茫之中。

他大声地警告着：“慢点，这里的路不好走！”

她点了点头，紧皱着眉头，努力让自己集中精神。但是，她已经控制不了手中的方向盘，她匆忙去踩刹车，却踏在了油门上，车子猛地向前冲去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怯怯地说。她又一次感到了天旋地转，恶心得想吐，她觉得自己快要晕过去了。如果她能闭上眼睛……

还在路上。车子继续颠簸地前进。

安全带，我要系上安全带。她用手去寻找安全带，却只摸到了卡扣，安全带没有系在上面，而是垂落在一边。原来是坏掉了，改天一定要去修好，是今天，还是等放假？天色渐渐变亮，星星快要不见了，太阳就要出来了。此时，她多希望旁边能有人唱首歌给她听，最好是甜美的女孩声音，“明天，明天，明天总会来——”

旁边的他打断了她的幻想。“慢点！前面有个急转弯。”

她望了他一眼，有些麻木，他的眼神里忽然闪过一丝令她不解的兴奋，转瞬即逝。

“我爱你！”她听到了自己的声音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温柔地把手向她伸来，落到了方向盘上，“我性感的曼蒂，我的甜心，我知道你忘不掉我。”

听到这句话，她点点头，一直强忍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，决堤般地涌出。一个转弯，她仍不住地啜泣着，丝毫没有注意到他眼神中的闪烁。

“没有你，我还会过得很好，”他用近似残酷的口气说，“但是，没有我，你却会迷失自己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明白。”

“你的父亲离开了你，现在，我也要离开你。渐渐地，我们见面的次数会越来越少，电话也会越来越少，直到没有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只有你自己，每一夜你只会感到无比的寂寞。”

她哭得更加厉害了。咸咸的泪水，嘴里残留的酒味，都让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，仿佛跌入了漆黑的谷底。

很快，他又换成了温柔的口气：“曼蒂，看着我。现在的你，留不住任何一个男人。一定程度上说，你就是个酒鬼。上帝，我在和你分手，而你的脑子里却一直在惦记着那第三瓶酒。我说得对不对？对不对？”

她拼命想摇头，但最后却点了点头。

他细声命令道：“曼蒂，开快点！”

此时，她的脑子里有无数个声音。

“我过生日的时候爸爸为什么不回家来看我？我要爸爸！”

“甜心，我性感的宝贝。”

“来吧，要我吧。”

那么的孤独……

“曼蒂，我知道你受伤了，你很痛苦。不过，我可以帮你。宝贝，再快点！”

让眼泪、香槟都见鬼去吧！她的脚用力踏上了油门……

她的脚……前方有个转弯，她又一次加快了速度。我好孤独，上帝啊，我太累了。

“快！再快！”他每说一次，她的脚就用力一次……

在最后的瞬间，她看到了他。前方，一个早起遛狗的男人站在路边，惊奇地看着这么早就有车子经过，然后更加惊恐地看着这辆车发疯似的冲向自己。

转弯！快转弯！阿曼达·简·昆西拼命地想转弯……

但是，她的爱人，她身旁的爱人，却紧紧地抓住了方向盘，让车子径直向前冲去。

此刻，时间似乎停顿了。她望着旁边的他，忽然看不懂这张她深爱的面孔。他身后的玻璃窗外仍是一片夜色。她看到安全带紧紧地绑在他那结实、宽阔的胸膛上，听到他说：“拜拜，亲爱的曼蒂，等你到了地狱，代我向你父亲问好。”

“砰”的一声，车子撞上了那个男人。伴随着刹那间消失的尖叫，车子又向前冲去。在这一瞬，她还以为没事，她好好的，他们都还好好的。就在这时，她看到了前面矗立着的电线杆。

曼蒂还没有来得及尖叫，车子就以每小时三十五码的速度撞上了这根粗壮的木头柱子。先是车头撞上了，然后，是车尾。她那没有防护的躯体从座位上弹到了挡风玻璃上，那里正好有一根致命的金属边框刺进了她的头颅。

而旁边座位上的他却好好的。那紧绑在胸膛上的安全带保护了他，即使在车头快被撞扁时，他都还在座位上。他的脖子向前牵拉着，五脏六腑像是要冲出胸膛，令他暂时无法呼吸。他喘息着，眨了眨眼睛。过了一会儿，难受的感觉消失了。车子已经不动了；他知道

自己没事了。

他用裸露的手松开安全带。由于提前做了准备，他并不担心会留下什么印记，他也不着急。在这样的乡村道路上，在这样的黎明前的夜里，十分钟、二十分钟、半小时都不见得会有人经过。

他检查了一下他的曼蒂，曾经美丽、性感的曼蒂。她的脉搏似乎还有一丝跳动，但是，她的头大部分都已经没有了。即使她的身体还想做最后的努力，她的大脑也回不来了。

经过一年半的策划之后，他对此非常满意。阿曼达·简·昆西死了，带着恐惧、困惑和痛苦死了。

他和皮尔斯·昆西现在还无法相当，不过，他想，这只是个开始。

## 第一章

十四个个月后

俄勒冈 波特兰

星期一的下午，私家侦探洛琳·康纳趴在堆满文件的桌子上，噼里啪啦地在一台旧笔记本电脑上输入一串数字，看到屏幕上显示出来的结果，她眉头紧锁，不甘心地又输入了一次，还是那个令她不爽的数字，她阴沉着脸，可这算出来的预算却不买她的账。

可恶的文件，可恶的预算，可恶的高温，她很生气。还有那可恶的电扇，她上个星期才买回来的，现在却不能用了，直到她猛地敲了它两下，它才重新转了起来。现在，她要停下手中的事情去不停地敲打它，这样才能感受到一阵阵的微风。上帝，这天热得真是要人命。

现在是下午三点，外面依然骄阳似火。看来温度又要打破这里六月份气温的最高纪录了。其实，严格来说，波特兰应该并不比东岸温度高，也不会像南方那样潮湿。不幸的是，事实并非如此，蕾妮<sup>1</sup>早就把她的T恤换成了一件白色的吊带衫。此刻吊带衫正紧紧地贴在她的身上，胳膊肘上的汗水在桌子上留下了一块清晰的印记。要是再热一点的话，她就要把电脑扔到浴缸里去了。

实际上，这个公寓是配有中央空调的。但是为了缩减开支，蕾妮只用老办法给这个空旷的大房间降温——开窗通风，开电扇。可惜不断上升的温度却总是和她作对，这个位于八楼的房间不但没有变凉，反而积聚了越来越多的热气。

对蕾妮的紧缩计划来说，今天可不是个好日子。尤其是在这里，这里可是时尚的波特兰珍珠区，每个街角都有冰咖啡提供，每个咖啡馆都有引以为傲的美味冰淇淋。天晓得她的大部分新贵邻居们是不是已经坐在星巴克里面，享受着充足的冷气，正在冰茶还是脱脂拿铁之间徘徊。

这些都和蕾妮没有关系。此刻，焕然一新的洛琳·康纳正在这个时髦的街区，坐在这间时髦的公寓内，为着到底哪一个更重要而伤透脑筋——是花钱干洗衣服还是给她古老的机器配个新的汽化器。一方面，整洁干净的着装会给她的客户留下良好的印象。而另一方面，

---

1 洛琳的昵称。——编者注

对她来说，如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，即使接到新的案子，也没有什么用。细节，还是细节。

蕾妮重新输入了一串数字，结果和想象中一样，仍然是赤字。她叹了口气。不久前，蕾妮刚通过俄勒冈州调查委员会的测试，拿到了她的执照。好的方面是，这意味着作为一名调查员，她可以开始为辩护律师工作了，就像保罗·德雷克和佩瑞·梅森那样。不好的方面是，这个用了两年时间才拿到的执照花费了她七百美元，然后又花了一百美元去购买五千美元的债券以防止被投诉。最后，她又支付八百美元购买了赔付千万的执业保险，还有其他用于自保的设备。总的来说，康纳侦探所是在不断发展的。不过，这一千六百美元的花费却让她手头紧张了起来。

她对着电脑上的账单吼着：“我还要吃饭！”那些数字却不买她的账。

门铃响了。蕾妮站了起来，有些吃惊地眨着眼睛，沮丧地用手抓了抓头发。今天应该不会有客户过来。她盯着客厅里的闭路电视，看到一个衣着考究、头发斑白的男子耐心地站在大门外，过了一会儿，这个男人又按了一次门铃，然后朝着摄像头里望了望。

蕾妮有些不能自己，她屏住了呼吸，甚至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。她看着他，这是这些日子以来她最想见到的人，她的内心翻腾得厉害。

她又快速地理了一下刚剪的头发，由于天太热，她已经习惯了任由头发乱七八糟，看起来就像把栗色的洗碗刷。还有她的吊带衫，已经很旧了，还被汗水浸透，下身穿的那条破旧牛仔短裤也磨损得厉害。她的样子看起来真是太不专业了。今天她本打算就做一些文书工

作，所以根本没有打扮。哦，上帝，还好她早晨喷了点体香剂，因为这里实在太热了，她又不能跟别人说。

督导特工皮尔斯·昆西还在注视着摄像头，从并不清晰的闭路电视里，她都能感受到那深邃的蓝色眼睛里透露出的急切。

此刻，蕾妮凌乱的思绪开始放缓，她用手摸着自己的喉咙，仔细地看昆西，距离他们上次见面已经快八个月了，最后一次电话联系也是在六个月以前了。

眼角和额头上的皱纹仍在。由于常年和死亡打交道，他身上透露出一种冷峻刚劲的气质，可恶，她就是喜欢这一点。完美的着装、难以琢磨的面庞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人了。

他第三次按响了门铃。看来他并没有离开的打算。他一旦要做什么事，绝不会轻易放弃，除了她……

蕾妮生气地摇了摇头，她不该这样想的。他们曾经尝试过，却失败了。不好的事情总是发生。不论昆西现在来的目的是什么，她都觉得不会是私人原因。她打开了门禁。

没多久，他来到了八楼，敲了敲房门。她趁着这点时间赶紧又喷了点体香剂，可惜她实在没办法把头发弄好。她一手叉着腰，一手打开了门。“嗨！”

“你好，蕾妮！”

她故意不吭声。一阵沉默。终于，如她所愿，他先开了口：“我还担心你会出去办案子。”

“好吧，再厉害的人也不能一直工作个不停。”

昆西挑了一下眉毛，说道：“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呢。”他那冷冷的口气让她觉得很熟悉。

她忍不住笑了，敞开门，让他进来了。

昆西没有说话，貌似随意地到处看了看。蕾妮可不傻，四个月前，她把自己的大部分积蓄都用在了这间公寓上，她知道这样的公寓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。它是由仓库改建而成，天花板高达十一英尺。房间整体布局简单明亮，只有一个厨房台面和八根巨大的支撑柱子，这些柱子把房间分割成四个区域：厨房、卧室、起居室和书房。一扇巨大的落地窗形成了一面墙，上面还是1925年镶上去的玻璃。

这间公寓之前的女主人用暖红色的砖装饰大门，用古朴色调的土坯和褐色涂抹房间，这使得整个房间呈现出一种老旧的时髦，这种风格蕾妮在杂志上看过，自己却不敢去尝试。

为了买这间公寓，她都快要破产了。但是每当看到它时，她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：时髦、漂亮，彰显档次。焕然一新的洛琳·康纳住在这里，可能也会变得和这里一样迷人。

“不错。”昆西终于说话了。

蕾妮仔细审视着他的表情，他看起来一脸真诚。她“哼”了一声作为回答。

“我不知道你还会做海绵画。”他说道。

“不是我，是以前的房主。”

“嗯，她弄得还真不错。你换了新发型？”

“当然，为了买这间公寓，我得把剪下来的头发卖掉。”

“你总是这么聪明。从你的办公桌能看出来，你不是很有条理，但很聪明。”

“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昆西愣了一下，勉强地笑了笑。“你还是那么直接。”

“你也还是那么会逃避问题。”

“说得好！”

她挑了挑眉毛，表示他又在回避问题。这一次她斜靠在桌边上，等着看昆西如何回答。

督导特工昆西一开始是联邦调查局的分析员，那时候这个部门的名称还是调查援助部，昆西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。六年前，在办理了一个极其残酷的案件之后，他被调到行为科学部，在那里他主要研究可能会发生的杀人行为，同时还在匡提科教授课程。一年前，蕾妮在自己的家乡贝克斯维尔遇到了他。当时，她所居住的古朴社区惨遭了一场大屠杀，这引起了昆西的注意。作为相关部门的主要工作人员，她陪着他查看犯罪现场。虽然才认识一个小时，但是对他那张始终毫无表情的面孔已经印象深刻了，即使看到地上用粉笔勾勒出来的那些小女孩尸体轮廓，他都不动声色。

一开始，她无法像他那般镇静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镇上的情况越来越糟糕，她的生活开始变得艰难，她才意识到需要害怕的事情还有多少。开始的时候，昆西只是她的共事者，后来逐渐成了她的依靠。在案子结束的时候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已不止于此。

后来，蕾妮被警察机关解聘了，然后又被检控部门指控在十四年前实施了谋杀行为。四个月後法院才开庭审理。八个月前，毫无预期地，也没有任何解释，她的指控被撤销了，一切结束了。

蕾妮的律师觉得一定是有人介入了这个案件，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帮助了蕾妮。蕾妮没有说什么，但是她总怀疑那个人就是昆西。与能把他拉到一起的事情相比，隔在他们中间的事情更多，而且很混乱。

他是大名鼎鼎的督导特工皮尔斯·昆西，他打败过吉姆·贝克斯特，

发现过亨利·霍金斯，他可能还知道吉米·霍法到底出了什么事。

而她，只是默默无闻的洛琳·康纳，一个还需很多努力才能使生活走向正轨的女人。

昆西说：“我有一项工作要交给你。”

蕾妮轻蔑地说：“怎么，你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了？”

他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这个……是我私人的事情。”

“你的工作就是你的生活，昆西，全是私人的。”

“这个的确是私人的。能给我倒杯水吗？”

蕾妮皱了皱眉，昆西真是为了私人原因而来，她感到了迷惑。

她走进厨房，倒了两杯水，加了冰，端到起居室里递给了他。昆西已经坐在柔软的蓝条纹沙发上了。沙发又破又旧，这是蕾妮从贝克斯维尔搬来的为数不多的物件之一。在那里，她住在一间很小的农场小屋里，屋子后面是高耸的松树，经常能听到猫头鹰的哀嚎。没有汽笛声也没有午夜的聚会。每个夜晚陪伴她的只有没完没了的回忆——醉酒的母亲，抡起拳头打她的母亲，还有，失去了大半个脑袋的母亲。

近来，蕾妮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好的改变。

昆西慢慢地喝了一口水。他脱掉外套，仔细地把它搭在沙发的扶手上，他身上的枪套在白衬衫底下显得格外突出。

“上个月我们给我女儿曼蒂举行了葬礼。”

“哦，昆西，对不起。”她本能地回答道。她攥紧了拳头，生怕自己忍不住去做一些不合适的举动，比如，把手伸向昆西。

关于曼蒂的车祸，她也知道一些。去年四月，在弗吉尼亚，二十三岁的曼蒂开车撞上了一根电线杆，造成了永久性的脑损伤和严重的脸部损伤。医院很快给她用上了生命维持系统，然而，这只能让